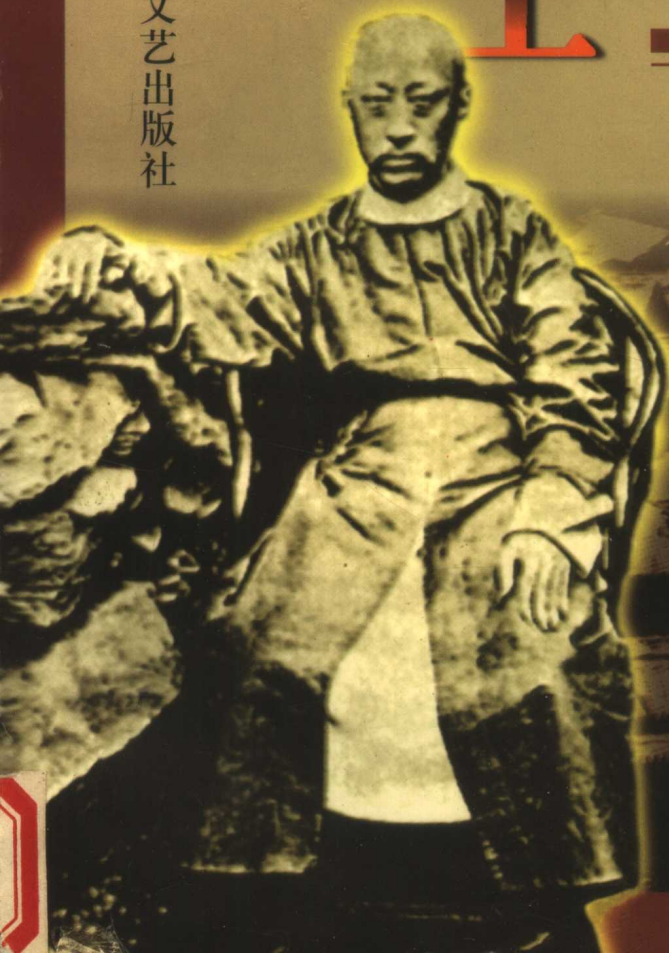


恭亲王

二上卷二

■
魏润身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上卷

恭亲王

魏润身 著

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、六阿哥····· (1) | 25、铃印····· (204) |
| 2、抓阄····· (7) | 26、发难····· (212) |
| 3、白虹刀····· (12) | 27、返銮····· (223) |
| 4、宫怨····· (23) | 28、议政王····· (234) |
| 5、阴谋····· (30) | 29、受贿····· (245) |
| 6、悬白····· (41) | 30、家事····· (255) |
| 7、争储····· (53) | 31、下狱····· (271) |
| 8、心事····· (62) | 32、龃龉····· (288) |
| 9、密诏····· (70) | 33、华蘅芳····· (305) |
| 10、反目····· (82) | 34、金印案····· (319) |
| 11、兰贵人····· (92) | 35、痛失爱子····· (327) |
| 12、军机大臣····· (99) | 36、模特····· (342) |
| 13、封号····· (104) | 37、食色性也····· (351) |
| 14、母丧····· (111) | 38、避孕套····· (359) |
| 15、桂殿兰宫····· (122) | 39、“鬼子六”····· (369) |
| 16、结怨····· (128) | 40、闾宦····· (381) |
| 17、惊悸····· (137) | 41、圆鱼事件····· (392) |
| 18、北逃····· (144) | 42、马戏团····· (401) |
| 19、违和····· (151) | 43、罪魁····· (410) |
| 20、红丸····· (160) | 44、撞掇····· (423) |
| 21、总理衙门····· (170) | 45、魂殒····· (433) |
| 22、风波····· (178) | 46、斩安····· (446) |
| 23、妇人心····· (186) | 47、芳茹····· (457) |
| 24、拒谒····· (193) | 48、高跟鞋····· (467) |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49、北堂 | (474) | 76、奇案 | (735) |
| 50、教案 | (485) | 77、洗冤 | (744) |
| 51、苟合 | (497) | 78、火车 | (752) |
| 52、刺马案 | (504) | 79、闯祸 | (757) |
| 53、“打鬼” | (518) | 80、漠贝子 | (766) |
| 54、降落伞 | (528) | 81、焦灼 | (783) |
| 55、情人 | (536) | 82、宫门斗 | (790) |
| 56、冶游 | (546) | 83、逼宫 | (800) |
| 57、火轮船 | (558) | 84、安神丸 | (808) |
| 58、伤春 | (567) | 85、惩戒 | (816) |
| 59、浮躁 | (576) | 86、揭秘 | (822) |
| 60、小曼 | (586) | 87、圈套 | (829) |
| 61、选后 | (596) | 88、恋香 | (836) |
| 62、悼曾 | (607) | 89、陷害 | (842) |
| 63、窥私 | (612) | 90、革职 | (849) |
| 64、异香 | (623) | 91、巧遇 | (858) |
| 65、鉴园梦 | (632) | 92、“坐狗” | (866) |
| 66、修园 | (642) | 93、巡视北洋 | (877) |
| 67、奸商 | (650) | 94、殿审 | (896) |
| 68、十大臣 | (657) | 95、威震三海 | (904) |
| 69、怪症 | (663) | 96、“瑶光”之死 | (920) |
| 70、阿鲁特氏 | (675) | 97、复出 | (928) |
| 71、立嗣 | (686) | 98、苦忌 | (941) |
| 72、皇后之死 | (698) | 99、心殇 | (946) |
| 73、玉儿 | (707) | 100、谤议 | (962) |
| 74、献宠 | (717) | 101、魂兮归去 | (970) |
| 75、别恋 | (724) | | |

六 阿 哥

嗥叫声撕心裂肺。

啊——

哦——

噉——

血，浸没了静妃身下的一只铜盆底，滴滴哒哒，血流还在不停地滴下来。

脸色惨白，大汗淋漓，内衣夹衫都湿透了。博尔济吉特氏拼命撕扯着自己的头发，一双秀气的眼睛变得好恐怖，眼裂仿佛要撑开，眼珠似要窜出来：啊……噉……

从来没有这么困难过。产婆们一个个也慌了手脚。静妃的骨盆开得好大，是横产，横产不下，那母子二人都有性命之虞哟。

“静主子，使劲儿，出恭，你的力气要往下使！”产婆去掰博尔济吉特氏的手，掰不开，她把脑袋都撕拽到了左侧。

宫女们也乱做一团，启祥宫内的配殿，乐道堂中好紧张。从亥时到子时三刻，这般惊恐着已然快两个时辰了。

“静主子，静主子！”

徐氏产婆竟然不再疾呼让她使劲，情况不对，博尔济吉特氏由嗥叫变为了呻吟，她的手也松开了头发，不对，不对劲儿。

徐氏的脑门儿上也沁出汗珠来，她惶急地转过身子叫宫女：“快去叫太医，快叫太医来！”

北风呼啸。

灯烛跃动，红色的大棉门帘在烛光的跳跃中沉重地摇曳。是风吹的，还是烛影造成了视感上的错觉？

两名宫女刚要冲出乐道堂，孙氏产婆轻轻地唤了一声：“快看，动了，动了！”

更多的烛光聚过来。静妃只是呻吟了，可她的下腹却动起来。孩子的身体在转动，像日晷，也像洋人进贡的时钟呢。

只有静妃的呻吟声，所有人都把呼吸摒住了。婴儿静静地在母腹中偏移，蠕动。连两位产婆都惊呆了。这才是断肠破肚的时候，静妃反而平静了。怪事情。

血泊中，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冒出来，是头发，婴儿顺过身子出来啦。

出来得还快。

尖利的一声啼哭，划破漆黑的冬夜，仿佛传遍全后宫。产婆、宫女们情不自禁地一齐叫起来：“是个阿哥，静主子，您生下了六阿哥！”

博尔济吉特氏笑了笑，一歪脑袋晕厥了。

寅时二刻，道光皇帝兴致勃勃地从养心殿赶了来，抱起睁不开双眼的六阿哥仔细看，宽额，隆准，眼裂开得长长的，好一个英俊的六阿哥，比前面五个都漂亮。虽然闭着眼睛没睁开，可他弯弯的嘴角向上翘，他在笑，好高兴。

博尔济吉特氏刚从昏厥痛楚中醒过来。道光皇帝抱着六阿哥走到她的床前面：“你看看，隆准深目，前庭饱满的一个小阿哥。”

博尔济吉特氏欣慰地看看道光，想抬手把孩子接过来，却一点儿力气也没有。道光把六阿哥抱向低处，博尔济吉特氏艰难地侧过脖颈来。看不到，眼前仍然一片模模糊糊的。

“请皇上，为六阿哥……赐名吧。”她心中最先想到这件事，多么希望亲生阿哥有个好名字。

道光轻轻掂着六阿哥，在乐道堂内竟然踱起步子来。宫女、太监们都惊异，看样子，皇上格外喜欢这个今日临世的阿哥呢。

道光看着合眼含笑的六阿哥，自己把嘴角也弯起来，笑盈盈地一派生机与生气，瞬时一溜“诩”字就映出来：

《楚辞·九歌·东皇太一》云：五音纷兮繁会，君诩诩兮乐康——喜悦，喜乐，六阿哥睡着还笑呢；

范成大那《寒食郊行书事》诗曰：陇麦诩诩绿，山桃寂寂红。

春意盎然，多么醉人的田园秀色。

《归去来辞》写得更好：木沂沂以向荣，泉涓涓而始流。草木丰肥繁荣茂盛，“沂”字蕴藏着强劲与昌盛哦；

最最重要的还是《礼记·乐记》上所说的，天地沂合，阴阳相得——融洽，融者，长也；融者，通也；云行雨施，品物成融。又长又通象征着大清国和乐融融，百代不衰呀！

“叫奕沂，六阿哥就叫奕沂了。”

奕沂竟然睁开了眼睛，他迷离地看着世界，那意思似在问：我叫奕沂，奕沂是什么意思呢？

他不知道。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（1833年1月1日），第一天临世的他怎么可能知道呢。

奕沂的头发好强，欣欣然地往外长。额娘抱在怀里一天到晚点着他小小的脑门儿说：“你呀你，多像一头小狮子。”

小狮子满月了。

满月要行剃头礼，就是把胎毛剃下来。总管太监奏请钦天监，选择吉时为小奕沂施行剃头礼。钦天监详加推算，定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午时，面向东北迎喜神方位。二十二日巳时也宜剃头，面向西北迎喜神方位，恭请道光皇帝在两日间择一良辰。道光决定择用二十二日巳时，巳时正是如日东升之际，于六阿哥吉祥喜庆鹏程万里。

十二月二十日清晨，启祥宫内又早忙了起来。张灯结彩，披红挂绿，从外面请来的最好的剃头匠换上了苏拉在宫内穿用的青色短衣，袖口绷得紧紧的，他的头上还扣着一顶小帽盔，扎紧裤脚，全身利利索索的。

剃刀是宫内准备的，不许剃头匠自己带刀子。巳时一刻，剃头礼正式开始了。

道光、后妃们坐在启祥宫正殿内，剃头匠叩请圣安之后，又东向跪请剃刀。这时，启祥宫总管太监从东暖阁屏风后捧出一只紫檀凸雕的嵌宝盒，当着众人把盒子打开，亮开一把象牙柄的剃刀来，锃光瓦亮。剃头匠抬头看看盒内的剃刀，手心向上请刀子。总管太

监一手托盒一手拈刀，把御用剃刀递到剃头匠的手中去。剃头匠手握刀子刚刚起手，小奕訢已被奶嬷嬷从西暖阁内抱出来。

才只一个月的奕訢虽然还没有眼神，但他笑盈盈地像是看房梁，看前面。胎发已然长到一寸长，真如博尔济吉特氏所说的，活脱脱一头小狮子。

道光皇上在御座上张开手，静妃趋前把六阿哥抱过去，道光欠身，只是摸了摸奕訢的头又把双手垂下来。瘦瘦的皇后佟佳氏走到静妃面前说：“我代皇上抱抱这头小狮子，多稀罕人儿的一头胎发，剃下来可是我的啦。”

没生阿哥只生了端悯公主的佟佳氏让人一惊，准剃胎毛的时候她可都没这样过。

妃嫔席中的全贵妃脸一白，马上把头低了，刹那又抬起来。佟佳氏这不成心吗，这两年皇上最喜欢自己生的奕訢嘛！

道光早退步回到御座上向候命司事扬扬手，太监亮亮地喊了一声：“落胎发——”

奶嬷嬷接过博尔济吉特氏怀中的六阿哥，端端正正坐在正殿内的一张椅子上。六阿哥被坐着放正了，小小的脑袋还不会擎，向右侧微微倾歪着。剃头匠要奶嬷嬷跟六阿哥之间的距离拉开些，奶嬷嬷扭曲着身体把奕訢推得远远的，剃胎毛实在不容易。

更不容易的是剃头匠。

在六阿哥的周围，早已有八名太监围成一圈，死死地盯住匠人手中的那把明光闪闪的剃刀子。剃头匠握刀的右手单悬着，左手却紧紧抓住自己的短衣襟。皇宫之内有规定，凡给皇子落胎发，左手不但不准触到阿哥的頭，连他的衣襟也碰不得。虽然六阿哥静静地没有动，可剃头匠的脑门儿上早滴滴哒哒滴下汗珠子，剃刀不准俄着刮，只许顺着婴儿细软的胎发一点儿一点儿剃下来。一点儿闪失不得，稍有疏忽，锋利的刀刃就会把婴儿嫩嫩的头皮触碰破！

六阿哥他好怪，歪着胖胖的小脖颈一动也没动。启祥宫内只能听到嗤嗤的剃发声，所有人连呼吸都屏住，胎发落得好不好，隐喻着阿哥一生的吉祥命运哟。

道光情不自禁地伸长了脖子，双手捺在龙椅上，心中默默地数着数。已经数到二百三十一下，怎么这么慢，快一些，乘阿哥没有动，快点儿把胎发剃完呐。

六阿哥还真争气，不护头。多少小孩一剃头就哭哭闹闹的，他却不，舒舒服服眯着眼，好像那嗤嗤的刀子在一下一下为他挠痒痒。

奶嬷嬷支着双臂，嘴唇咬得紧紧的，这般扭曲着身子，确实胳膊好酸，也着实紧张。

剃头匠每刮下奕沂一撮胎毛，都要耸一耸肩膀，大汗淋漓使内衣和他的脊背、胳膊全湿淋淋地粘在一起了。别动啊小皇子，再忍耐一会儿就完啦。

嗤、嗤、嗤，顶上、两鬓已然露出了粉嫩的头皮，就剩后脑勺上的一小片胎毛没刮下。剃头匠示意奶嬷嬷再偏偏手，让出她肘弯回旋的地方来。奶嬷嬷头上也沁下了汗，天爷啊，快些吧，这么支着胖胖的六阿哥好沉好沉哦。

一刀，两刀，三刀，待到第四刀“嗤”地一声滑下，完了，六阿哥的胎毛落尽了。八名紧盯刀子动向的太监几乎同时呼出一口气，他们也担着大责任，剃头匠毕竟是市间人，什么事情都要谨防万一哟。

想不到剃头匠第一次把左手扬起来，一是示意奶嬷嬷、太监都别动，二是指指六阿哥左耳上的一撮小胎毛，还差一点点儿，那里还没净。

确实，奕沂的小脑袋一直向左斜歪着，左边自然不好剃。奶嬷嬷倒过手来把六阿哥向右倒，可他的小脖子就是不向反方扭一下。奶嬷嬷颠了两颠，他不动，只得用手轻轻托着左腮让他往右歪。

这么一会儿的工夫，奕沂竟然又睡着了。他的脑袋被托歪了，剃头匠架着左手不敢放下来。远远的空托，恨不能生出一股气来帮助奶嬷嬷再把六阿哥的小脑袋托稳些。他用眼瞥了瞥剃刀，孤注一掷般伸过右手——嗤，右耳上的一绺没剃干净的胎毛落下来——就在此刻，奕沂的双眼一睁，身子微微向后一挺：哇哇哇……

天，左耳上有鲜血流出来，割破了，刀子把奕沂嫩嫩的左耳划了一个大口子！

“皇上！……”剃头匠双腿一软跪在地，剃刀也咣啷一声落下来。

道光从御座上急急慌慌跑下来，拨开太监，捧住六阿哥的小脸蛋：“拿白药，快叫太医把白药拿过来！”

奕沂还在哇哇地哭，脸也憋得红红的。奶嬷嬷早用绢子把他的小耳朵捂住了，隐约能看见里面洒红了一小片儿。

“六阿哥，你别哭，马上药就拿来了！”道光又托起他的两只小胖手，突然，转过身来拣起地上的那把剃头刀，猛地朝剃头匠的头上扔过去，不偏不倚，正戳入匠人右侧的耳孔中。

人们惊呆了，皇上从没这般恼怒过。

剃头匠也惊呆了，鲜血从他右耳廓处涌出来，他没有动，仿佛根本不觉疼。

道光仍然怒不可遏：“拉出去，给朕在院里冻，往死里打！”

“皇上息怒！”

“皇上不要急坏了……”

皇后和博尔济吉特氏等人都急匆匆地围过来。剃头匠被拉出去的时候，没有求饶，没有吭声，耳廓内竟还插着那把剃头刀。只有全贵妃钮祜禄氏凑近道光身边轻轻说：“皇上千万不要太着急，其实怨她，就怨这胳膊乱颤的奶嬷嬷。”

道光愣了片刻，一把从一直愣在原处的奶嬷嬷手中把六阿哥接过来，然后连人带椅子全端翻：“还犯愣，把她也给我拉出去，打，打她二百竹竿子！”

六阿哥竟然不哭了，他从没听过这么闹哄哄的惊吵声，只是睁大眼睛看着。

抓 碎

剃头匠被拖出启祥宫门就气毙了，根本不用再打他。

道光皇帝的功夫不减当年，他就是凭着这百发百中的出手一掷，承继基业大统的。

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，林清领导的天理教起义的民众从西华门冲杀进紫禁城，嘉庆当时正在木兰秋狩，坐镇大内的是诸皇子和御前大臣们。天理教义民从隆宗门直奔养心殿杀过来。眼见养心门紧闭着，义民搭成人梯要翻墙进入养心殿。在养心门内的皇子、大臣全慌了。身手矫健的绵宁提起手中的鸟銃，扑、扑几枪，前两名已然登上宫墙的贼人身子一歪掉了下来。突然，又有一个脑袋从墙外冒上来，绵宁丢下鸟銃，绰起地上的一把朴刀——嗖，白光闪处，登时旋去一颗人头，忽地一跳飞溅到宫墙外。正在这时，神武门的护军赶到了，一场激烈的搏杀在养心门前的横街上展开了。绵宁此时听到援兵已到，让人搬过一只梯子，援梯而上，用鸟銃又连连击毙四个反贼，使这场剿灭叛匪的夺宫之变一举平息了。

好险，养心殿一旦失守，大清国不就寿终正寝了？绵宁立了一大功。

嘉庆从热河回来后，称赞他“仁孝聪睿，英武端醇，秉性谦冲，慈悯勤俭”，将他封为智亲王，还将其用来射杀逆贼的鸟銃赐名“威烈”。也就是因为此举，绵宁后来变成了道光皇帝。

绵宁当时在谢恩折中说：“事在仓促，又无御贼之人，势不由己，事后愈思愈恐。”这还真是他博得嘉庆更以之为“谦冲”的实话。可是今天对于那个剃头匠，他却皆因怨忿所致，得知其已死，还消不尽心中的怒气，六阿哥那看得清血脉的小耳朵多嫩，怎么能破，怎么能把它割破呢！

皇贵妃钮祜禄氏两个酒窝甜甜的，人也像个水蜜桃。事后第三

天晚上，乘着皇上召幸她，她才凄凄艾艾地对道光说：“皇上，其实不怨那个剃头匠，奶嬷嬷连个孩子都抱不好，可不得把六阿哥的嫩耳朵刮破了？”

“你看清楚了？”

“奴婢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是她胳膊打晃儿手一动，自然那刀子就歪了。”

“那就把她赶出去！”

六阿哥生下后，宫中派人找来六十四个刚刚分娩之后入宫应选的奶嬷嬷。最后季氏奶嬷嬷被选中，经过品尝，她的乳汁最稠厚。所以一个月来六阿哥吹气儿似地往胖长，两只小手背上眼见旋起十个坑窝窝。博尔济吉特氏几次向钮祜禄氏夸耀季嬷嬷的奶汁好，全贵妃记住了，正好这是一个把她轰出去的好机会。

季奶嬷嬷挨了二百竹竿之后的第四天，真的被从紫禁城中赶了出去。

小奕訢不知道，襁褓中的他还没有眼神儿呢，耳朵被刺，其实也就哭了那么一小会儿。不怎么疼，只是浅浅地一个小道道，因为肉皮儿太嫩，才涌出几滴血珠珠。

换了奶嬷嬷也没碍住奕訢长。能吃，好动，不管谁抱都会两手一伸扑过去，不认生，还爱笑。每次皇上来看他，都爱胳膊他的脖子弯，轻轻用手一触，他就咯咯咯地笑起来。

冬去春来，春华秋实，六阿哥快要一岁了。这期间，静妃多次抱着他去钟粹宫。最最喜欢他的皇后佟佳氏脸色一天比一天焦黄，最后滴水不进，崩逝了。临终前，她还拉着六阿哥的小手说：“如果那个奶嬷嬷不轰走，六阿哥手背上的小坑坑还要深得多。”

博尔济吉特氏明白皇后说的是什么，她惊异时常昏厥的皇后把这句话说得那么连贯，那么清楚，多少天前皇后说话就已经断断续续含糊不清了。她握住六阿哥的小手，抚在皇后的手上说：“皇后放心吧，我一定尽心尽力带好六阿哥。”

皇后欣慰地笑了笑，她相信。

这是半年之前的事情了。又一个深冬到来的时候，六阿哥该抓

碎了。抓碎比落胎发还重要，不单静妃一直关注着这件事，皇上也一直惦记着。多少年来他笃信这个理：阴阳相合，一反一正，胎发没落好，奕沂抓碎一定会抓出好东西。

在民间，抓碎叫抓周。婴儿周岁谓之碎。届时，男孩面前的盘子内要放上弓矢、纸笔；女孩的盘子则放针线、剪尺、珠宝、饮食一类东西。然后由婴儿任意抓取，测试他们的志趣。

在宫中，抓碎盘是不亚于落胎发的盛礼。道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，博尔济吉特氏早早地就梳洗完毕。小奕沂被嬷嬷们抱到景仁宫正殿内，静妃博尔济吉特氏已然端坐在暖阁内的椅子上。小奕沂被抱来了，一见额娘，便张开小手够过来。静妃两腮热热地接过儿子，先亲了亲他的小脸蛋，然后又点点他鼓鼓的小脑门儿：“叫额娘，啊？”

六阿哥已然啾呀学语了。他“额”、“啊”、“娘”地喔了几声，四围的嬷嬷、宫女们惊喜地叫起来：“静主子，六阿哥叫得多清楚！”

博尔济吉特氏连连点头，眼睛亮亮的似有泪花闪出来。第一次会叫额娘，恰恰在抓周这天上，好兆头，但愿阿哥真的抓到好东西。

她用灼灼的目光看着儿子。大清国以弓矢定天下，皇上的马上工夫就极好，最最首要的是抓弓箭，凡是身手矫健的皇子、臣下，皇上就喜欢。

辰时正，太监把一件彩漆大托盘捧了出来。彩盘以红漆为底，内绘绿、黄、紫色百子图。那托盘呈长方形，盘口外撇四垂云足，周边勾连着龙凤纹，光是一只托盘就斑驳华丽花团锦簇的。碎盘内放有文玩两件，玉扇坠两枚，金汤匙一件，银盒一件，弓一双，矢一枝，文房四宝一套，真可谓琳琅满目。这一次，碎盘内的东西比以前每一次都要多，博尔济吉特氏抱着六阿哥的双臂不由得微微有些发抖。说不出是好还是坏，扇坠、文玩也好文雅，万一奕沂抓了它们，谁知皇上会怎么看！这次东西这么多，是不是皇上特意安排的？

皇贵妃钮祜禄氏、彤贵妃舒穆鲁氏、常妃赫舍里氏、恬嫔富察氏都来了，人人关心六阿哥，都想亲眼目睹他在啐盘之中抓出的是什么。

抓啐开始了，喜庆的时刻刹那间又变得好紧张。博尔济吉特氏把奕訢抱起来，他见到那只琳琅满目的啐盘，两手一扯一开的，像在拍巴掌，两脚也踹在额娘的肚子上，一蹬一蹬要跃出去。

真是一个好兆头。前面几个阿哥，有的见了啐盘不睁眼，有的什么也不抓，只是把东西统统乱胡掙，连皇上都觉得不吉祥，从小看大，这成什么体统呢！奕訢就是不一样，他微向内抠着的两个眼珠亮亮的，拍手蹬腿，嘴里还发出“哦”、“哦”的喊声来。

谁也没出声，就看他伸手一抓了。

长方形的托盘横着放在奕訢眼前。

博尔济吉特氏使劲把奕訢抱着往右举，因为两把小弓、一枝箭矢放在右侧的啐盘中。可是，六阿哥的一双圆眼目不转睛地往左看，那里是一对扇坠和一把金汤匙。静妃的心怦怦跳，抓什么也别抓那把金汤匙。头两年五阿哥奕琮抓啐的时候就什么也没有，而是一把抓起金光闪闪的汤匙往嘴里搁，皇上知道后，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“吃货”，从此就再不待见五阿哥。此刻，奕訢可别步奕琮的后尘哦。

奕訢偏偏也盯住那把金汤匙，双手还一拍一拍的。

“我说妹妹呀，你把孩子抱正了，这么歪歪着不把阿哥的腰扭了？”全贵妃酸酸地冲静妃说，她已升为全贵妃，又有四阿哥奕訢在身旁，口气也是以掌摄中宫之事，威威的。

“唉，知道了。”

静妃无奈地向左移了移，奕訢一手向那金汤匙伸过去，空气一下子凝住了，人人把眼睛瞪得大大的。六阿哥的指尖已然碰到汤匙把儿，博尔济吉特氏的心都缩紧了，想不到奕訢的左手向外一扒拉，汤匙越过啐盘边沿，落到地上去了——不要，奕訢不要这东西。

“哎哟哟，没抓住，”全贵妃拨开人群，猫腰又把汤匙捡回放到

原处。

万万想不到，六阿哥还是一扒拉，金汤匙再次落到地上，劲好大。

静妃抱着小奕沂咽下一口唾沫去——好玄哦！

奕沂收回目光，晃着脑袋在盘中找着，结果他这次没再扒拉。真奇怪，这次皇子抓哧真是新鲜了。

静妃的心还是没放下来，面前放着的是文玩扇坠、文房四宝、弓矢银盒，她心里祈祷着：我的儿，可千万别去抓银盒，银盒里面不知放的是什么，万一皇上派人放了香料脂粉什么的，奕沂不就完了——千万别去摸它哟！

定定地好半天，六阿哥手也不拍，脚也不踹了，只是定定地看，半天没错眼珠子。

突然，他又伸出带着深坑儿的小胖手，正对眼前向下一抓，一支狼毫徽笔被他抓起来——好东西，他抓的文房四宝之一呀！

周围的人们只是看，谁也没有露出声色来，全贵妃的心态人们早已明白了。

博尔济吉特氏却轻轻吁出一口长气来，至少六阿哥抓住了一件可取的，至少他将来会是个喜欢文墨诗词的阿哥哟。

阿哥左手抓住徽笔不撒手，右手又一把拎起右侧的一张硬纸叠成的小蓝弓，双手举起，将弓、笔啪啪地拍起来。

博尔济吉特氏的眼泪险些落下来。真难得，小奕沂抓哧抓得太好了。

主持太监大声喊道：

“详记，道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，六阿哥周岁抓哧，抓得徽笔一支，锦弓一把。参加抓哧礼仪之后宫嫔众，有全贵妃、彤贵妃、常妃、恬嫔人、定贵人……为证……”

话音刚落，道光皇帝从外面赶进来。他接过博尔济吉特氏手中的六阿哥，一个劲儿用胡子扎着他嫩嫩的胖脖颈：“六阿哥，你抓得好，抓得好哦！”

……

全贵妃心中涩涩的，原来皇上最喜欢四阿哥，这回怎么——唉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！

白虹刀

六阿哥长得好快。昨天还仿佛在咿呀学语，今日便进入上书房读开子曰诗云了。

道光皇帝对这个六阿哥格外恩宠。

奕訢之所以被称为六阿哥，当然在他之前已有五位皇兄了。可是，当他发出第一声哭喊的时候，大阿哥奕纬已然离开人世一年有余，卒年已是二十四岁；二阿哥奕纲死得更早，四年前刚刚两岁的时候便夭折了；三阿哥奕继是在半年前去世的，当时也才三岁多。自然，奕訢临世时只有两位皇兄了：四阿哥奕訢、五阿哥奕谅。四阿哥生于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，而五阿哥仅比四阿哥小六天。奕訢比起奕訢、奕谅来，都只才小一岁多。

连丧三子，连得三子，道光皇帝怎能不疼爱这三个小小的阿哥呢？只不过，奕谅抓了金汤匙，奕訢抓了俩扇坠，只有奕訢抓出文治武功来。再说奕訢虎头虎脑，眼睛亮亮地最可爱，是天子之像，从刚刚生下起，道光便瞥出奕訢的天子之像来。

应了抢先抓笔的吉兆，小奕訢真的爱听书，爱读书。师傅贾桢把手书的《孝经》先捧给他。除了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《资治通鉴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太平御览》之外，六阿哥牢牢地记住了贾桢师傅讲读的《孝经》：孝，为天之经，地之义，民之当行者；不仅如此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辨等差上下胥在于此，人能明于孝敬之道，则修齐治平之理不外乎是矣。

可不是吗，父皇多次用硬硬的胡茬扎他，嘻笑之间他幸福欢欣地感受到深爱。在四阿哥、五阿哥面前，父皇常常要只比他大一点点的哥哥们让着他，君临一切的父皇，在他面前丝毫没了父皇的

神气，有一次扎他的脖子还不够，竟把他的小耳垂咬疼了。他哇地一声哭起来，父皇惊恐地紧紧抱住他，用满是唾液的口腔、舌头，吸吮着他的耳廓和耳垂……

浑沌中，蒙昧中，感受到父皇之爱，能不高兴陶醉吗？

额娘爱他爱得更深。一次，他从景仁宫台阶的斜坡上往下打出溜，身子一歪栽倒了，额头磕出一个大包来。太医来后敷了些药就好了，并不疼，只是那包痕的印迹青青的。印象中，每天睡觉额娘都在抚看它，接连五六天都有泪花淌到他的腮上来。额娘无言，他也无言，可无言却在他小小的心路间刻下深深的印记来。

老师贾桢的“孝道”不离口，他虽然不懂如何感念父皇、额娘的养育之恩，但是知道了该听话，爱他们。

几个春秋的苦读、陶冶，使他懂得仁义亲善才能“入书”，百般体味才可“出书”。如果不端端正正地做人，书读多少也是死书。趋恶则不能作佳书，如美人行瓦砾中，虽有邯郸之步，无由见其妍也。真的是这样，父皇、额娘、师傅这般喜爱他，他要努力读书不做恶事，争取自己也能写出好书来。

在上书房，他下功夫读书了，可是更爱到“上斋三天”去学习，那里有一番情致，他能文思涌动做出好书来。

“上斋三天”又被称为“三天”，是皇子及王公们在圆明园内读书的所在。那里共分三层大殿，每一层都有皇祖雍正的御书题额：一为先天不违，二为中天景物，三为后天不老。每至春秋，在这里读书，窗外绿荫匝地，耳畔鸟啼虫吟，读书于自然中天籁内，小小年纪的他常能感怀亘古之悠远，朗日之莹明，书中的一切于泥土花香中沁入他的心脾，使之如啜佳酿，生出翩然之灵感。

不知为什么，小小的他夜半秉烛，见到窗外月色满地，灿若涂霜，竟会有深更推户，阒无人迹，良夜胜情，此为奇绝的慨叹来。

佛家释语，一沙一世界，一花一天堂，此为境由心造也？非。

真的不是那样子，小小童子绝无这境界。

皆是因为圆明园，缩龙造寸，巧夺天工，万景荟萃，这里太幽太美了。